

四書集說

中庸三四上

三

漢書門			
二	六	八	六
四	五	六	一
類	號	函	架
冊	三	一	三

內閣文庫			
二	六	八	六
四	五	六	一
類	號	函	架
冊	三	一	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624	
冊數	36	(3)
函號	277		29

共廿六
四書世四号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四書集說中庸卷之三

梅川後學陶起序纂定

男金烱校

後學文庫

哀公問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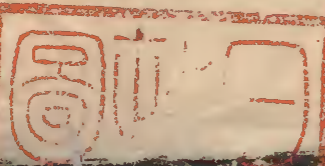
通章以人存政舉為主。首二節言人存政舉之易。為政至知斯節。言修身之事。是人所以存。九經至九經節。言立政之事。是政所以舉。凡至末。詳人存之功。以為政舉之本。人存。全在修身。修身。至末。一誠。誠之之功。在擇執。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矣。

哀公問政

魯君名蔣

子思引夫子論政以明道之包費隱兼小大也。昔哀公問政於孔子。

四書集說中庸卷之三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序講子曰政莫備於文武文武之政布列在方策之間班班可考也然有治法賴有治人今若有如文武時之君臣其人存則其政自舉行若無此君臣是其人已亡矣則其政皆滅息徒法豈能自行哉

疏義獨舉文武者前代之政至周大備而又當法祖故也重大備意語其本只在於有其人人其人則政其政矣文武已往能法文武之所為便是其人存否則便是其人亡人兼君臣重君一邊○木曰版竹曰簡版大簡小大事書版小事書簡通版為方聯簡為策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扶夫音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

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

其易如此

原講人存何以政舉蓋人之為道主於有為最能敏政君臣一德則百度振飭矣猶地之為道主於發生最能敏樹土脈滋息即百昌繁植矣然敏政猶之敏樹非泛猶夫樹也夫文武之政也者合乎人情宜於土俗至精至備非他政可比又最易舉如樹中之蒲盧尤易生也得其人以舉之其敏更何如哉

疏義人道猶云人之能事上政字泛說下政字方賄文武上二句重人字槩論人道易於舉政下二句雖重政字言文武之政本易而實貴有人以舉之總是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疏義惟人道敏政。故人君為政務在得賢人以共理焉。然人有所由取。身固賢人所視為去就者。必君之表範端而後賢才樂為之用。取人蓋以身也。身有所由脩。道所以範圍此身者。必以彝倫檢束其躬。而後動無過差。脩身則以道也。道又有所自脩。仁所以貫徹此道者。惟以本心之全德實體乎彝倫之際。此心周流無間。而後能盡其道。脩道又以仁也。

疏義上人字兼君臣。此人字專指臣言。為政在人。言君欲舉文武之政。必得輔政之賢。以身見得。須有文武之君。方能取望散之臣。非是君即不能取。是臣道即五達道。置此身於綱常倫紀之間。無不各得其理。各盡其分。而無所歉。則道無不盡。即身無不脩。故曰脩身以道。五倫開若無有一。段慈愛惻怛之意。流行貫注。不容自已。雖循規蹈矩。做得來彬彬可觀。要只是泥塑木雕。世界故脩道須以仁。至於仁。則道盡矣。仁不在道外也。以道以仁。總是脩身內事。並無先後次第。才說脩身。便當以道。才說脩道。便當以仁。故章句一言以括之曰仁其身。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

而已。

崇講脩道固以仁矣。而仁者何。人有此身。即具惻但慈愛之理。是即所為人也。仁無所不愛。而親親為大。蓋親者身所自出。良心之發。於此最為真切。凡道中倫族。皆自此而推之也。有仁必有義。義者何。即吾心之裁制。分別事理而各得其當然。是乃所為宜也。義無所不宜。而尊賢為大。蓋知賢之當尊。尤為辨別事理之切要。凡道中施用。皆自此而通之也。至於由一本以及九族。而親親有殺。由師事以及友處。而尊賢有等。此皆天理自然之節文。無過不及。乃禮之所生。而非私意之為也。只此一仁。合宜便是義。節文便是禮。此以仁脩道而身無不脩也。

疏義。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得生生之理。以生。纔成箇人。便有這仁。是人原自仁出。仁者人也。見人。合下是仁。仁即在人身。上。不消另外尋箇仁來。拿出脩道也。仁貫乎達道。而親者。人之本。又是其切要處。為大對下五達道看。若仁民愛物。是脩身後事。親親單指父母。為次節事。親立案。至尊賢自合渾言。留下等字。地步。義以事之宜言。則事理各有

所宜是也。而云分別事理。便自隱然有心之制在。如仁訓惻但慈愛。而先之以具此生理。即隱然有心之德在。體用自不相離也。其曰尊賢為大。以事言。則賢自宜尊。以心言。則我自宜尊賢。於此而不得其宜。則賢否混淆。是非倒置。一切事物。更安有得其宜者。大字只合就宜字上較量。若必欲牽合親親。謂尊賢賴以講明親親之道。不獨預占下節。且先將義字本分抹殺矣。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箇差等。才有隆殺等級。便有節文。而禮生乎其間。禮所生也。猶言節文。遂從此起耳。等殺是天理。禮是天理之節文。生字只當發見字看。有自然。而然不待安排。布置之意。為一本。為大賢。非故厚之也。禮之一毫不可加也。此節總為脩道以仁句註。故薄之也。禮之一毫不可減也。為九族為小賢。非脚從仁推出義。二之裁制。為義。故有仁。即有義。從仁義推出禮。仁義之等殺。便是禮。故有仁。即有禮。合來。祇完得一箇仁。○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為心。人中間包得許多。生氣自是。惻隱。○節者等級也。文者不直截而回互之貌。如升降揖遜。○罕皆曰禮。所生句。為下節。天字立案。禮雖說節文。尚屬天理之自然。未說到人事上去。須就等殺中見

得有自然之節文。而人所不容自己者。則天字大指已攝。而所生二字。亦不致落空。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

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

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

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

天。

身。謹合而觀之。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君子不可不脩身。以端其極。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而仁以親親為大。故思脩

身不可不事親。以敦其本。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思事親不可不知人。以得其助。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

天叙天秩之理也。知人而不知天。則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必混於所施。而無以盡乎天理自然之則。故思知

人以為事親之助。又不可不知天。以得道之大原。由知天。以知人。知人以事親。而脩身之事全矣。

疏。上節從仁字中推出道理。如此。此節從脩字中推出工夫。當如此。惟道理節節生來。故工夫層層完密。脩身是

箇綱領。知天知人事親皆所以脩身。故首一句自當提起。脩身不止一事。親便了。而事親則身所最切也。不能事親

則於良心之真切者先差。此身更何以盡仁而盡道。事親亦非必專藉知人。而實有益於事親。如為人子者習

與正人居。不獨講明義理。兼以涵養性情。其和平淑慎。自有流露於悅親養志而不自知者。須從仁義交關道理上

看。天以理言。是仁義禮總會。本文單屬知人。以上面一路側遞。語勢不得不爾。實則以之事親而事親之理在。以之

知人而知人之理在。故章句等殺兼承。便隱然見得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君子所以脩身脩道者。不可不探原於此。

矣。不可以不。乃從上文。急。歸。重。於。此。○朱子曰。此處却是倒看。根本在脩身。然脩身得力處。却是知天。知天是知至物格。知得箇自然道理。能知天。則知人事。親脩身。皆得其理。○輯語歸結。在脩身。起手。却在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

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

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閒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身講試舉脩身脩道之事。詳言之。脩身固以道。而道非一端。天下之達道有五。脩道固以仁。而行之亦非一端。所以行此達道者有三。五者何。朝而君臣也。家而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外而朋友之交也。此五者人之大倫。天下所共由之道。所以脩身者也。三者何。心不昧而知。心無私而仁。心不息而勇。此三者天命之性。天下所同得之德。所以脩道者也。要之三達德之所以行五達道者一也。蓋一則知為實知。而道自此知。仁為實仁。而道自此體。勇為實勇。而道自此強。不徒五與三之名已也。

顯義上文脩身之道。即達道。親親是仁。知天是知。雖未及勇。而勇即貫於其中。故於此類舉而顯言之。五倫俱是切

於身者。當跟身字說來。言君臣父子等分。而不及親義序別信之理者。人外無道。言物而則在其中。朋友獨加交字。以友必相交而成也。交乃所謂德業相成。性命相與者。非泛然識面而已。五者雖衰亂之世。暴棄之人。必不能離。故曰天下之達道。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而此處德字。却是指人本來之德性而言。其在大知大仁大勇之為得此理。固不待言。即凡一隙之明。一念之無私。一息之發憤。亦是人性中本有此理在。故曰天下之達德。兩所以行之之字。俱指達道。知此體此強此。便是行。一字隱隱指誠。却未明露。三者纔貫道。便自行。不是既實後方去行道。人之於道。患在智不足以及之。仁不能守。勇不能斷。然或不誠而勉。強矯飾。便不得為智。仁。勇。誠。不離德。德不離道。德外無道。誠外無德。可見離五無從見三。離三無從見一。而不一。且無所為三。又何所為五。一是實心。三是實理。五是實事。一實則俱實。所以說行之者。一非三達德之外。別有一个誠。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

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疏義 達德固所以行達道而人之氣稟則有不齊以知而言或生而氣質清明不待學問自然知此道或生未能遠知必待講習討論學而後知此道或學未能遠明必因苦其心發憤以求而後知此道所知之途不一及其豁然貫通之後同是此知一也以行而言或德性純粹不待着力安而自行此道或行未能遽安真知篤好利而必行此道或行不能利力未能及勉力矯強而後行此道所行之途不一及其踐履純熟之後同是此行一也此所謂以達德行達道也

疏義 上言達道之行在知仁勇恐君以愚柔自阻故以始異終同之概勗之側重困勉上不分三等則下等之人望上等者如彼懸絕將以德非己有而自疑不說知之一成功一則下等之人將以上等之人為終不可及而自阻矣達德原於天命之性氣質雖異性德實同惟達故無不一也困知是用困底工夫而知照學利勉強俱在工夫上說利行者專嗜篤好如嗜欲然七之字俱指達道數或字逐層頓折出之不但學利困勉與生安異即困勉亦與學利

異節節為及其二字蓄勢反敲一也到得及其知之一成功一真令人踴躍懽忻夢者頓醒作者頓起○吳省庵曰人之氣質雖有清濁純雜之殊而理無欠闕若非元初帶得來則困勉者安能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耶○史伯璿曰分字等字是從理氣上分別出來分性之分是性中所具之理等等級之等是所稟之氣不齊○聘侯曰分是能知能行骨子等是知道行道難易蚤暮根苗等乃六或字正面知之成功所以能一在分上見

聲並去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

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

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序講困勉者下手工夫何如。知以明道。固非愚者所能。苟能好學不倦。則見聞日廣。聰明日開。雖未必即全夫知。亦足以破愚而近乎知。仁以體道。固非私者所能。苟能力行不已。則己私漸去。天理漸復。雖未必即純於仁。亦足以忘私而近乎仁。勇以任道。固非懦者所能。苟能知己之知行。不如人而愧恥。將恥心一萌。志氣必奮。雖未必便是大勇。亦足以起懦而近乎勇。此困勉者所以入德之事也。

疏義此正指所以知之成功而一工夫。上文是要其終而言。此是原其始而言也。三近字謂其漸造之意。就得手時曰一。就下手時曰近。未遠一之。須求近之。惟達故能近。惟近故可終。歸於一。好學力行知恥。亦只在五達道上存心用力。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序講特患不知此三者耳。誠知好學近知。而從事於好學。則以智知道。而脩身之端已啓矣。知力行近仁。而從事於力行。則以仁體道。而脩身之實已致矣。知知恥近勇。而深自愧恥。則以勇強道。知行交進。而身無不脩矣。既知所以脩身。則人己同此一身。自知所以治人。則遠近皆同此人。自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蓋身脩則人存。人存則政可得而舉也。

論義前面許多說話。不過三達德以行。五達道而已。統而言之。皆所以脩身也。故云結上文脩身之意。知斯三者不

是空知實實從事三近而進於知仁勇也故能以德行道而知所以脩身達德人所同得達道人所共由所以脩一己之身惟此所以治天下國家之人亦惟此治人治天下國家亦不過使人人以達德行達道而已均此人即均此身舉斯加彼由近及遠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下九經事業總不出道德之外○仇滄柱曰治人治天下國家皆有實事在此只就知上見得箇關通處○罕皆曰九經亦不外五達道本節一知則無不知亦只是脩身真知實踐以知仁勇舉而措之故為結上起下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

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言然治天下國家之事非一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件經常不易之道九者何曰身為天下國家之本首在修身也次則尊賢以師有德也親九族之親於家也隆敬大臣體恤羣臣於朝也子愛庶民招來百工於國也終則撫綏遠人懷服諸侯於天下也其道有常而不可易其序有條而不可紊文武之政概不出此治天下國家者舉而行

之可耳。

疏義前面許多話皆為脩身而設。後面許多話皆自脩身而推。身為萬化之原。故首及之。尊賢是師之友之。非臣之之謂。親親就宗族說。師保傅是賢。六卿是大臣。以下是羣臣。大臣近而易襄。故言敬。羣臣卑而易疎。故言體。庶民相去尤遠。休戚難知。子之所謂心誠求之者也。百工不盡出我國。故招之使來。聚之以集事也。遠人訓賓旅。實謂有交於國者。旅謂道經於國者。如鄰邦使臣。四方遊士。及商賈之徒。非四夷之謂。柔者寬以待之。不使失所。諸侯屏藩王室者。懷者以德撫之。無使離心。通節要見。文武所已。試方與首節關合。○敬體自尊賢之等推之。子來柔懷自親親之殺推之。而尊親之本。又從脩身來。故九件只三件。三件歸一件。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

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閒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厚講果能行此九經。則件件都有效驗。修身則達道全備。足為天下國家之表率。而君極立矣。尊賢則聰明日擴。而脩己治人之理無所疑惑矣。親親則諸父昆弟恩意相孚。而不怨於我矣。敬大臣則信任專一。臨事有決斷而不至

迷眩矣。體羣臣則待士以禮。士皆盡忠効職。而報禮於我者重矣。子庶民則百姓蒙其恩澤。皆尊君親上而無不勸矣。來百工則彼此相資。有無相易。而上下之財用無不足矣。柔遠人則四方賓旅。聞風慕義。皆願出於其途而歸之矣。懷諸侯則中外一家。而四隅海表。莫不懾服而畏之矣。九經之效如此。

論義 道即五達道。立是吾身各盡其道。而民皆於吾身取則也。道成於己。是立之質。在君身。可為民表。是立之象。在民。眼尊賢是講學事。啓心沃心。故不惑。親親則恩以結之。義以維之。咸得其歡心。而不我怨。敬大臣則委之以政。平時講明謂理。不惑就君心說。臨時區處謂事。不眩就政事說。士即羣臣。體羣臣是君之待士。有禮處。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報禮重。只在盡職上見。勸是庶民。子來意。君待民如子。則民愛君如父母。百姓勸。如有力者趨事。有財者樂輸。財用財之用也。如布帛耒耜之類。皆謂之財。而有資於衣服耕耨之用。推之如金木舟車。弓矢網罟。凡有資於口用者皆財也。財皆有用。不必金銀方喚作財。章句農末相資。重在農資於末。亦不必專主農。特舉以見例。

本文只重工之制器以足用上。用兼國用民用。四方歸兼賓樂為用。旅願出塗言。天下兼指四海內外各國臣民皆是。畏亦非以勢壓。只守禮奉法。一道同風是也。不懷諸侯則國異政。家殊俗。不享不王。斯為不畏王威耳。天下畏言諸侯皆竭其忠力。以藩衛王室。推之四海內外。俱凜然於天子之尊。而無倍畔之心可知。○或問信任大臣而無以間之。使大臣而賢也可。不然其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何曰能以脩身為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為先。則其所置以為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成其正大光明之業也。○罕皆曰尊賢不獨藉以講明。即其尊師重友。志氣清明。自然義理昭著。安得有所疑惑。○觀濤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若聚訟盈庭。處事焉得不眩。○輯語能敬則君心一。而信任專。志清明而邪不入。故臨事不迷眩。○虛齋曰。以德服人。則心悅誠服。自有不威之威。畏非畏威懼討。是畏不義以負上。所謂德威惟畏也。○輯語懷中具振。肅之用。畏中得忠愛之情。理勢未嘗相離也。諸侯懷

德畏威。天下孰敢不斂心哉。志。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

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使令也。蓋

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稟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

納貢薄。

自請欲收九經之效。必先盡九經之事。其事何如。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肅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靜而未應。接時必齊明以攝其內。盛服以嚴其外。及動而已。應接時。凡事

一循諸禮。非禮則不妄動。內外交養。動靜不違。所以脩身也。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必屏去讒邪。疎遠美色。輕賤貨財。而唯專心貴重有德之人。所以勸賢也。親之欲其貴。必尊其位以貴之。愛之欲其富。必重其祿以富之。好惡有閒。非情所安也。又必同其好惡。而不拂其情。所以勸親之親我也。大臣而親細事。殊非優崇之體。必官屬衆盛。足供其使令。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所以勸大臣也。羣臣所賴於上者。誠與養耳。必忠信而待之。誠重祿而養之厚。則士皆感德效職。所以勸士也。人情莫不惜其力。亦莫不愛其財。必使之以時。而三農不病。斂從其薄。而什一有常。則民皆効力急公。所以勸百姓也。人情莫不欲見其長。亦莫不欲獲其利。必日有省以考其勤惰。月有試以考其工拙。餼而肉食。廩而穀食。厚薄皆稱其所為之事。則情者益警。能者益勉。所以勸百工也。遠人有自吾國而往者。授旌節以送之。不使有關津之阻。有自彼國而來者。豐委積以迎之。不使有資用之困。有願留吾國者。則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求全責備以矜其不能。所以柔遠人也。諸侯世系絕者。立旁支以繼之。國土廢者。再建國以舉之。綱紀內亂者。釐治之。使本國上下相安。社稷外危者。扶持之。使鄰國大小相恤。朝聘不疎。而至於懈。不數而至於疲。皆以其時而不勞其力。我之往而燕賜乎彼者。從厚。彼之來而納貢於我者。從薄。各有常度。而不匱其財。所以懷諸侯也。九經之事如此。

齊者。心志純一。而無思慮之雜。明者。心體潔淨。而無物欲之污。盛服。非華飾。只是不喪意。冠冕。佩玉。凡加於身者。無不肅也。動兼視聽言及思。通一身而言。非禮不動。即是齊明發見處。但才隨物轉動。便差錯。此時齊明心體亦復安在。故動之一字。路頭煞濶。防範煞嚴。齊明盛服。即戒懼存養事。靜而敬也。非禮不動。即慎獨省察事。動而敬也。德與讒貨色相反。此存則彼亡。彼進則此退。斷然不能中立。故須截斷各項路徑。方能一心向德上去。諸父昆弟。誼聯一本。偏猜忌易起者。只由重富貴而輕恩義。地嫌勢逼。不勝篡奪慮也。尊位重祿。又同好惡。真是痛癢關切。無分彼此。才見親愛之篤。官屬就大臣手下屬吏說。即周禮六官。其屬各六十是也。前言敬是專任意。此是優崇意。惟其

優崇是以專任羣臣分卑則勢隔而情不通官小則祿薄無以養廉忠信則既無疑畏之慮重祿又無內顧之苦自然盡心盡力公旬致謹時使則民有餘力惟正有供薄斂則民有餘財正是恤之如子處日省月試所以程其功既稟稱事所以量為報稍食祿廩也稍者出物有漸之謂食必與事稱有功不可負無功不可濫送迎指來朝來使之類兼商旅在內委積謂牢米薪芻少曰委多曰積嘉矜尊就游士之托處者言授任如任之以職任之以事皆任也矜是不強所不欲兼引導不求備二意繼與舉兼先代及近時言亂對治言危對安言治在亂後持在危前比年每朝則君自行周官云六年五服一朝註五年一朝據王制厚薄即指朝聘之往來言重薄來邊繼絕舉廢是錄其祖德之貽於先治亂持危是憂其世緒之墜於後朝聘二句是卹其財力之詘於當身真箇懷得周至九所以皆着力字是道理上合當如此見得世人色色等等無箇不在先王念慮中真是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氣象○周禮天官宮正稽其功緒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夏官稟人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按箭幹曰稟言稟人則百工可推矣○地官掌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注傳輔者為文書以明其所適也幾同譏門關譏察之不能行也○秋官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四方送逆及疆○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虛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有積○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注稍地遠甸地近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序講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其目其效其事如此其詳。而所以行是九經者則一而已。蓋所存者皆實心。則所行者皆實事。而不僅粉飾虛文已也。此九經之實也。

疏義三德行之者一。所以實其德是修身之一。九經行之者一。所以實其事是治人之一。一對九言。一不在九之外。只件件要實。心去做耳。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序講然所謂一者非一朝一夕所能得也。凡達道達德九經之事固皆要一。必須先做許多工夫。以豫此一。則德可脩道可行。經可舉。方能成立。若不素定。一時便要如此。則德非其德。道非其道。經非其經。必至於廢壞矣。如以道德九經宣之於口為言。言每至於跲者。以不前定故也。若未經措之於世為事。事每至於困者。以不前定故也。若未有事而前定乎事之理。則事自無窘迫而或困。以道德九經體之於身為行。行每至於疚者。以不前定故也。若未有而前定乎行之理。則行自無愧悔而或疚。合言事行皆有當然之理。統謂之道。道每至於窮者。以不前定故也。若未

有道之發用。而前定乎道之本體。則左宜右有。取之逢其源而不窮。所謂凡事豫則立如此。

疏義凡事不必推開道德九經非一事故以之屬二字括之。豫非即誠。以求誠之功當豫也。一。是誠。豫即誠之。之功。下文擇執。正是豫求此誠之功。天下萬事之理。皆本一理以行。這箇一。可以積累而充。不可以襲取而致。可預養於平日。不可猝辦於臨時。立字即貼凡事說。豫則實心素存。實理素具。而脩己治人。無不成就。故曰立言事行道亦不

出道德九經之外。前定非先時打點計較。只是理先得於心。自然萬變不搖。踏是說不去。困是推不達。疚是心有愧。窮是用有限。道理素具於胸中。循着道理說出。自然有體。有要。神閒氣定。如何或踏。有德者必有言。正以此也。事之奇變不測。似乎得來困我。然變於事。不變於理。道理熟者。任天下之事。舉而措之。自然不困。行有不謹。人或不知。知亦未必見罪。獨事後內省。鮮不為疚。語云。自家有病。自家知。此最是。不好過處。必講之有素。持之有恆。則素履無虧。仰不愧。俯不作。夫何疚。道本不窮。窮豈是道。然不誠則無本。安能泛應而不窮。道前定。如有源之水。滾滾流出。更無窮盡。四个前定。即是豫。不踏不困不疚不窮。即是立。○此接上文兩箇一來。以吸下擇善固執。意必知之。素明行之。素熟而後。豫得此一也。前定者。先立乎誠也。舍却誠。更豫箇甚。章句先立乎誠。立字屬工夫。以誠言。與本文立字不同。如下文所推。即指本節言事行道說。故下節註云。此又以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原講 所謂一之當豫者何。誠而已矣。試以下位者言之。在下位而不得乎君上之心。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道。民不可得而治矣。然欲獲乎上。不可諛悅取容也。有道焉。必先信乎友。苟不信乎友。則志行不孚。名譽弗著。上不見知矣。然欲信乎友。不可便佞苟合也。又有道焉。必先順乎親。苟不順乎親。則孝行不脩。犬節有虧。友不見信矣。然欲順

乎親。豈徒阿意曲從哉。有道焉。必先誠乎身。若反身不誠。則外有承順之虛文。內無愛敬之實意。親不見悅矣。然欲誠其身。又豈襲取強為哉。有道焉。必先明乎善。若不格物致知。真知至善之所在。則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身不可得而誠矣。即在下位者。觀之。順親信友。獲上治民。本於明善以誠其身如此。可見凡事皆當先立乎誠也。
疏義 上曰獲友曰信。親曰順。都是誠意相孚。不止外貌強合。層層含箇誠字。誠立於此。自然感孚於彼。豈不是前定三箇有道。一連急跌之詞。總歸到誠身上。反身不誠。一切事皆然。所謂好善不能如好好。色惡惡不能如惡惡。臭也。假為孝之事。其一端耳。註所存所發。所該甚廣。而事親尤屬緊要。從濶處說入親切處。誠身不但為順親之道。亦即為信友獲上之道。誠身黏順親得。不黏順親也。得黏是身與親交關緊切處。不黏是一路道理。歸宿處。明善又是誠字裏面工夫。所以豫立乎誠者也。此善原自真實。無妄。明此善便知身當誠復此善便是誠身。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中並去聲。從七容反。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身之當誠者何也。以其出於天而切於人耳。蓋理之在人。真實無妄。所謂誠者。乃人所受於天之性。天道之本然。非待外假者也。然天理雖無不誠。人心容有不實於此。而欲其真實無妄。以復其本然之初。所謂誠之者。乃人所以全天之事。人道之當然。功宜自盡者也。惟能全天道之誠者。行則安行。不待勉強。而於道自無不中。知則生知。不待思索。而於道自無不得。從容而中乎道。聖人也。與天為一。則亦天之道也。若夫盡人道以誠之者。未能不思而得。必揀擇夫善以明乎善。未能不勉而中。必固守乎善以誠其身。此用力脩為。盡人以合天者也。所謂人之道也。夫天下不皆誠者之人。其可不以誠之功自勉哉。

此發明當誠之故。而示以求誠之功。上誠者以賦畀之理言。下誠者以成德之人言。一是天理之本然。眾人所同。一是全其天理之本然。聖人所獨也。上誠之者。亦只是據理而言。天以此理命於我。我自當有以誠之。下誠之者。方指求誠之人言。誠者天之道。是實理。自然不假。脩為誠之者。人之道。是實其理。勉而為之。天之道。是就人身上。

原其理之本然。人之道。以人事當然而言。惟本有此誠之理。所以當盡此誠之功。一串說下。誠者即聖人。從容即不勉。不思中道。即中與得道。即達道。不是鋪張聖人。正為思勉者立標。誠之者。包下學利困勉。擇善致察。事物之理。即格物明善。洞徹此心之理。即知至善。即天道之本體。何待於擇。正在人心夾雜中。擇出真源。固執即固執此所擇之善也。之字指善。善不擇。則人欲誤認。為天理。執不固。則天理或奪於人欲。此節宜側重誠之者一邊。見生安者不可倖而致。我之所可自致者。惟有擇善固執。盡吾人道而已。罕皆曰。天道從源頭說下。是指在人。之天。誠字合從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說向維天。降衷若有恒。性本然之理。方得着落。○王澍曰。誠之者。人之道也。此句不論氣質。是說人道。合如此。下文從容中道及擇善固執。方就氣質不齊中。分出兩種人來。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



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序 擇善固執之事何如。善以學而知。必博以學之。聚古今之見聞。以周知事物之理。而所學之中。有未知者。必審以問之。而質其所學之疑於人。雖所問已明。又必慎以思之。以精研其學問之所得於心。既思矣。必明以辨之。以別其公私義利。是非真妄於毫釐。疑似之間。而不至於差謬。擇善至此。可謂精矣。如是而見之於行。又必篤以行之。自念慮之微。以達於事。為之著。務去其人欲之私。而合乎天理之正。凡學問思辨之所得者。皆有以踐其實焉。所執更如此之固。此學知利行者誠之之功也。

論 五之字。俱指善說。善散於萬殊。學不博。則無以盡天下事物之理。而善之有遺者多矣。博則貪多務得。細大不捐。兼收並蓄。以為擇之之地。學既博。則異同參伍。必有可疑。疑則不容不問。問不審。則吾之所疑者。不盡出。將大之為我剖悉者。亦不能詳。道理安得透徹。問須是詳審。復盡人之意。必先盡己之意。毋執己之成見。亦毋執人之成言。尋源竟委。反覆講究。而不粗略。使答者辭盡意暢。思是探索義理。辨又就所思者。剖決是非。思是思其所以然。辨乃辨其所不然。思之慎者。至精而不雜。至切而不泛。準之以平易之心。而不失之鑿也。辨之明者。不但理欲界限。分別不淆。凡似是而非。似公而私者。皆一毫不紊。也。篤行篤字。是一段精神。結聚於此。真心實意。無一時間斷。無一念懈怠。將學問思辨所得之理。行之而不息也。包有誠意正心。修身無限實功在。○學之博。然後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發其端。而可思。思之慎。故有所得。而可施其辨。辨之明。故無所疑。而可見。諸行五之字。層遞而下。然亦不得云此事已完。方為彼事。要之缺一不可。誠之之事。俱不外此五件。因對下弗能弗措。故專以屬之學利。○朱子曰：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脩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大而急者為先。不可雜而無統也。○思之粗淺不及。固是不謹。思之過時。亦是不謹。或太多而不專。則泛濫而無益。或太深而不止。則過苦而有傷。皆非思之善也。故

其思也。又必貴於能慎。○篤厚也。是心之懇惻。○項氏曰。學而又問。則取於人者詳。思而又辨。則求於心者精。如是而後可以行矣。○劉培元曰。善之隱含於中者。必與為剖判焉。俾灼然如見。其情形善之妙。應不測者。必與為分析焉。俾秩然各當其條。理辨之明。而善乃無不明。○彙參篤行近承固執。遠繳誠身篤字中。兼含固字。誠字之義。究行之終。必以誠為歸。而方行之始。即以誠為本。本乎誠以為為。執有自始至終。不能搖撼意。不如是則安得為固。亦安得誠為。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

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至於困勉者其擇執又當何如有弗學則已學之必理會通曉以求其能若弗能其心不止也有弗問則已問之必疑惑盡釋以求其知若弗知其心不止也有弗思則已思之必融會貫通以求其得若弗得其心不止也有弗辨則已辨之必剖析幾微以求其明若弗明其心不止也有弗行則已行之必踐履敦厚以求其篤若弗篤其心不止也惟存此弗措之心故學利者以一倍工夫能之己則百倍其功焉蓋必有是百而後可以當其一也學利者以十倍工夫能之己則千倍其功焉蓋必有是千而後可以當其十也此困知勉行者誠之之事也



極言其弗措耳。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

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厚講此道也。乃困勉者擇執以求誠之道也。人特恐不能百倍其功耳。果能於此五者，用百倍於人之功，則學力所至，氣質自然變化。雖愚者必進於明，而善無不明。不惟與學知者同其知，且與生知者同其知矣。雖柔者必進於強，而身無不誠。不惟與利行者同其行，且與安行者同其行矣。夫明即知，強即仁，而勇在其中矣。所謂知之，一成功一也。由是達德行，達道以脩身。九經以治天下國家，人存政舉，文武何難再見於今日哉。君其勉之。

勵精神在矣。字不作現成語。正盡百倍之功，以求進於明強也。兩必字，領果能意來。因達德人所同，得本自明。強此正磨垢見明，振懦見強。方法即在百倍其功處決之。○朱子曰：雖愚必明，是致知之效。雖柔必強，是力行之效。○困學錄：此二節是中庸一篇聚精會神處。蓋不惟撇却主安，并撇却學利，只歸併困勉逼拶，百倍其功，令愚柔更無可推諉。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
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
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
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
有公日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
其下復以子日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
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
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關文抑此或子
思所補也歟。

思風解世

四書集說中庸卷之四

自誠章全旨

上章天道人道分兩路說此則合天人而一之欲人由教復性盡人以合天也首二句原其所入之異末二句要其所歸之同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子思承天道人道以立言曰人之造道相懸而成功則一有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自誠明者是謂之性蓋聖

人之德。不思不勉。全乎天之賦予。所性而有者也。有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自明誠者。是謂之教。蓋賢人之學。擇善固執。成於己之功。脩由教而入者也。自誠明者。非誠而後明也。真實之理。既全。神明自為之。兼照誠則無不明矣。而自明誠者。非明猶未能誠也。真妄之幾。既辨。無妄亦因以漸復。明則可以至於誠矣。天人豈不同歸乎。
首句根誠者而言。次句根誠之者而言。誠無不同。其所由誠者。則有本不同。誠之功。不同。其至於誠。則無不同。誠明者。誠為本。明由誠出。明誠者。明為先。誠由明至。兩自字註訓由字。見其始之分。聖人全體渾然。天理無一不實。遇事觸物。只從其胸中自然流出。而明睿所照。無不周知。此所以為所性而有天之道也。學者所得於天之實理。亦與聖人同。只為氣稟不能無所拘蔽。故須因其所明充而致之。使於事物之際。無不精察。而各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然後踐履之際。可以無所不實。此所以為由教而入之道也。上則字甚緊。猶言誠便明矣。下則字差慢。言能明理則可以至於誠。然語意歸重。成功一上。見其終之合。皆決詞。誠則無事。求明而已。操乎物所不能。遁明則未能遽

誠而偽已。無復匿於心。須勘出。兩則字分際。無一句可移。置。上二句方妙。○朱子曰。以誠而論。明則誠。明合而為一。以明而論。誠則明。分而為二。○陳三山曰。自誠明者。由其內全所得之實理。以照事物。如天開日朗。自然無蔽。自明誠者。由窮理致知。去其私欲。以復全其所得之實理。○胡雲峯曰。此性即天命之性。但天命之性。人物所同。此則性之者也。聖人所獨。此教即脩道之教。但教是聖人事。此則由教而入。學者事也。○岱雲曰。自誠明誠即明也。是明在誠中。只一層意。自明誠是由明而進於誠。誠在明後。明是一層工夫。誠又是一層工夫。非工夫只在明也。章句可。以至三字。含有求誠工夫在內。罕皆曰。這工夫在明與誠交界。須知到既明後。工夫自下手不得。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
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盡性章全旨

此言誠明者之天道。只能盡其性一句已完。下人物天地。即自盡性推出。性本通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必自盡其性。方能盡人盡物參贊天地。必至盡人盡物參贊天地。方為能盡其性。惟字與為能緊相呼應。數則字一氣急遞。根本都從至誠出。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

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竝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原講子思以自誠明者言曰。天命之性本真實無妄。只為私欲所蔽。所以不能盡性。惟天下至誠純乎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為能於所性之理。察之極其精。行之極其至。而無毫髮之不盡也。夫人物之性亦我之性。既能盡己之性。便能興養立教。使人人皆獲其性之本然。而能盡人之性。既能盡人之性。便能擢節愛養。使物物各遂其性之當然。而能盡物之性。夫人物之性。即天地之化育也。天地能生人物。而不能使之各盡其性。是化育亦有不逮處。今至誠能盡人性。以盡物性。則裁成輔相。補助天地所不及。豈不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既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有天地不



可無至誠。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至誠位乎中。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便可以與天地參矣。至誠之功用如此。然不出盡性之外。此天道也。

疏義至誠是誠極其至。以其合下便自然完全。此實理。非由不實而實之也。至誠即聖人名號。着天下二字。便是首出庶物。與天地參的了。自理之賦。人者謂性。自性之無妄者。謂誠。誠即性。至即盡。至誠就是盡性。不是至誠了。方能盡性。盡兼知行。能字作自然看。察是義理。自然昭著。由是義理自然合拍。盡字無工夫。其本領在至誠兩字上。性便是仁義禮智。盡之云者。舉凡天所賦全體。渾然皆備於我者。無毫髮欠闕。完然一天地之心也。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盡己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仁。在兄弟則愛之類。盡人之性。如黎民時雍。各得其所。盡物之性。如鳥獸草木成若。盡人盡物皆兼。知明處當說。凡所以養人教人之政。與夫取有時。用有節。利萬物之政。皆是須玩能字。人物天地在彼。而能在我也。一盡性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化者自有而無。育者自無而有。贊化育緊跟盡人

物之性來。盡人物處。即是贊化育以流行之用。言天地以一定之體言。贊就功用上說。與天地同用也。參就位分上說。與天地同體也。可以贊。即可以參。天地非人不立。參是不可相無意。只將化育說得重。便是天地少我不得。天地之生人。生物化之育之一誠而已矣。以天地視至誠。則至誠同在。天地化育之中。而資始資生。天地若為至誠。開其始。以至誠視天地。則天地亦在。至誠盡性之內。而補偏救弊。至誠實為天地相。其終覆之者。天載之者。地成之者。聖人。易曰三才。又曰三極。其此謂與。朱子曰。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其體即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天地與人。許多道理。本自具足。只是人自去。欠闕了。他底。又曰。人在天地中。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以理而言。凡人之所為。莫非天地之所為也。若以其分言之。則天地所為。固非人之所及。而人所為。却有天做不得底。則天又天地之所不及也。聘侯曰。天生地成。其益無方。裁成輔相之固是贊。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氣化流行。到不恰好處。須聖人調燮補救之。亦是贊。輯語。聖人知明處當本領於盡性中。具備。而要其所為盡處。於人於物。

又自有各正之理。善推之序。○滄柱曰。朱子云。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語其分。則未嘗不殊。惟其理一。故人物天地。俱包在性中。一誠可以貫注。惟其分殊。故人物從吾性。逐節推出。亦皆各有實事。非渾淪一盡便了。○王澍曰。至誠盡性。人物天地。一以貫之。至誠之性。即是天地之性。人物之性。即是至誠之性。其分雖殊。其理則一。當盡其性時。台。下便無所不徹。無他。以至誠故。○岱雲曰。在至誠本量。只是理一中。自見分殊耳。惟人物天地。都在其性中。却就其中。自分層次。而又一齊。都到。方見數則字之妙。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致曲章全旨

此言明誠者之人道。工夫全在致曲。曲能有誠。蓋已貫通乎全體。而非一偏之善也。有誠以下。是誠之全體。呈露於

大用者。皆言其驗。末句承上作贊。總見天人無分意。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唯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

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言子思以自明誠者言曰。至誠固能盡性。以全位育之功矣。其次誠有未至者。當何如用功。必由善端發見之偏處。一一推致。以造其極。是為致曲。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能有全體之誠矣。誠則由中達外。而形則由微而彰。則人之被其德輝者。自興起善心。而動則改過。自新而變。變則久之相忘於善。而化誠之及於物者。如此。夫動物而至於化。豈誠之未至者所能及哉。唯天下至誠在己之德。極於存神。斯及物之功。至於能化。則雖始於致曲。而卒為天下至誠矣。安得以其次名之哉。夫由誠而形著。明即能盡其性也。動變化。即能盡人物之性。而參贊在其中矣。此人道而合天道者也。

論義其字指上至誠。次即至誠之次也。包學利困勉說。曲字對性字。性乃誠之全體。曲則性之端倪也。致字對盡字。

盡則全體皆誠。無待於致。致則逐漸充擴。必期於盡也。致曲工夫。不外擇善固執。不擇則理欲混淆。不知為曲。而致之。不執則雖知為曲。終為私欲所奪。而不能致。當看註悉。字各字。悉是一一推致。各是各要造極。即擴充四端之謂。非止就發見一處言。第二箇曲字。是已致之曲。曲以一偏之善言。誠以全體之誠言。誠是曲之統體。曲是誠之偏端。非有兩項。惟曲中本有誠在。故即此偏端。日積月累。自能復得全體。根心生色。曰形。指施於四體。見於事為。曰新月。盛曰著。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表裏瑩徹。曰明。指四體不言而喻。事業煥乎文章。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變其舊俗。然尚有痕瑕在。化則遷善不知。舊迹都消化矣。變則改易之迹顯。化則陶染之功深。明者形著之盛。化者動變之妙。末句替致曲者。即是至誠。言若非至誠。何以能化。若此。章句積而至於能化。積乃誠之積。始只是曲。推而滿之。方是誠。涵養純熟。則為至誠矣。便自有積厚而流。境界化主物言。妙主至誠言。蓋就能化上見得。至誠之妙也。聖人即上章至誠。以本章有至誠。恐夾和不清。故以聖人別之。○王澍曰。一有善端之發。即便當致。莫要等待。少積。緩即。洎沒。

矣。就凡事言。則事事造其極。而無一端之不盡。就一事言。則處處造其極。而無一分之不盡。才。是致曲。○輯語數則。字皆根一誠字來。形者誠之形。著者誠之著。明者誠之明。外面一步顯。爍一步。都是裏面誠字一步。充擴一步。以至動變化皆然。○滙參誠者。員成無欠闕者也。有誠則不曲矣。然曲能有誠。只可謂之誠。未可謂之至誠。蓋既能有誠。則裏面工夫與外面符驗。都自有不能歇手處。自既形以後。德既日新。業亦富有。欠於其道。天下化成。化在外。而所以能化者。非在外。子思說到此間。不禁浩然遠想曰。唯天下至誠。爲能化。不復言其次矣。至誠二字。須識得與上章名目同。節候異。要之其體既足。其用自神。則亦更無分別處。所謂及其成功一也。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前知章全旨

此申誠則明意。但彼舉全體言。此就禍福一端言。國家六句連說。歸重下三句。上六句言鬼神。以誠體物。能爲此幾。下三句言至誠。以誠通神。能燭此幾。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見音現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子思曰凡人德有不實則理有不明若至誠之聖無一毫私偽之蔽於萬物朕兆初不假智術之私而自能前知蓋有可以前知之道也彼國家將興則和氣致祥必有禎祥先時而出國家將亡則乖氣致異必有妖孽先釁而作或遠取諸物則變化見乎著龜而有吉有凶或近取諸身則云為動乎四體而有得有失凡此皆禍福將至而理之先見者也但人為私意所蔽不能見耳惟至誠有以察其幾於福之將至而為善也必先事有以知之不待福既至而後知也於禍之將至而為不善也必先事有以知之不待禍既至而後知也夫鬼神體物不遺能運禍福之幾而昭微於顯至誠清而在躬能燭禍福之幾而知顯於微所謂與鬼神合其吉凶者也故至誠其如神乎此誠明者之事天道也

道字屬在至誠身上至誠即是道不是至誠外另有一箇道心無所繫則常虛虛故氣機畢貫心有所主則常實實故微顯成徹至誠之前知正以其道也故曰可以凶家六句正是幾之動處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

麟鳳龜龍景星卿雲嘉禾瑞麥等類皆天地正氣所鍾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妖禽獸蟲蝗之怪謂孽皆天地沴氣所為禎祥妖孽固屬物應亦與人事相符吉凶得失原不關著龜四體事看兩乎字其見其動有見之動之者見動是著龜四體而見乎動乎見理之不可揜也將至句總承上文言事理先見之幾善必先知以下言至誠前知之實以事言謂之禍福以理言謂之善不善至誠於其有必福之理而善必先知其禍之必然有必禍之理而不善必先知其禍之必然所謂幾動於彼誠動於此也何謂神曰誠鬼神涵天地之實理而洩其幾於朕兆之間至誠亦全天地之實理而炳其幾於著見之始在鬼神則誠而形在至誠則誠而明神之凝處即誠誠之靈處即神此之謂至誠如神此之謂至誠可以前知之道○朱子曰至誠前知乃因其事理朕兆之已形而得之非有術數推驗之煩意想測度之私也○會要錄至誠無欲無欲則靜虛靜虛則明通至誠則一則精精則察微○馬世奇曰理以御數至誠所可知之於數以前也幾以造形至誠所可知之於形以前也○罕皆曰禍福屬事其將至則為幾幾者動之微

吉凶之先見者也。幾在事先。理又在幾先。善不善自是禍福之原。不應竟以禍福字混過。○柏廬講義至誠前知之理。識緯術數者不足以語此。億則屢中者亦不足以語此。○易大傳云。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周子謂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神幾。曰。聖人是則神非至誠。其孰當之。○岱雲曰。朱子解神謂鬼神。以既下如字。則不指至誠神妙不測之神。而指鬼神之神也。究竟誠之。外無鬼神。人見此頑。祥妖孽與所見動。若鬼神之使之。而不知皆誠之理。自然如此也。至誠先知。只是誠如其誠。白神如其神耳。○周禮。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筮更筮。咸筮。式筮。目筮。易筮。比筮。祠筮。參筮。環。注。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上春相筮。凡國事共筮。○大卜。掌三兆之法。玉兆。瓦兆。原兆。○占人。掌三龜。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圻。○左傳。定公十五年。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是年定公薨。哀公七年。魯伐邾。以邾子益來。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自成章全旨

此勉人體誠以盡道。乃明則誠之意。全重君子誠之一句。君子誠之。則有以成己。即有以成物。次節三節。只說誠。不說道。言誠而道在其中。蓋自成之外。無自道也。理之真實無妄者。謂誠。誠之發於外者。謂道。仁則誠之體。智則誠之用。此皆天之命我者。故曰性。首節言誠切於人。次節申說當誠之故。末節推言能誠之妙。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道也之。道音導。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宗講子思曰誠者真實無妄之理是凡物之所以自成原無虧欠者也而體此誠於人倫日用之間則謂之道是道乃人之所當自行者也

疏義誠兼天地人物說而意專在人誠有以實理言者有以實心言者泛言天地萬物則以理言章句提出心字自歸重人上理與心原不相離心即天所賦於人之實心必實有是心然後能實有是理此理具於心則曰誠本諸心而見於事物之間則曰道誠為道之本道為誠之用誠字是主道即誠之道道字專就人言道人之實理也自道入以實心自行也非存此實心如何行得這實理二自字俱指自己說兩句用而字作準正見誠為自成所以道當自道自成是溯所由來使人推諉不得自道承自成來是責成之詞如子實有是孝之理方成人子則孝道乃子所當自行若本無孝之理則孝亦不可不行矣只把自成看得重自道意便了然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厚講夫誠者何以為自成蓋天下之物莫不有終始終不自終實理為之歸結始不自始實理為之發端是誠為物之終始物固不能外誠而自成矣而所以體之者其責則在乎人若人之心一有不誠則雖做此事如不曾做一般是故君子必以實心行實理誠之為貴而擇善固執以盡其誠之功焉能誠則有以自成而道亦無不行矣

疏義誠者句是統論道理如此泛說實理至而向於有則物於是乎有始實理盡而向於無則物於是乎有終舉終始便包得中間見誠是成終成始正與自成相應上物字潤下物字專指事不誠就人心說不字是人去不他以所

具言不能實實踐形。雖身備乎貌言視聽之官。而不過為虛器。以所接言不能實實盡倫。雖身處乎君臣父子之間。而不過為虛位。故曰亦如無有不誠。非但全不誠也。即自始至終之內。有一息之不誠。則此一息便無物。此只引起君子句。誠之工夫。不外擇執誠之則。完天地萬物之理於一己。故曰為貴。道非他。即誠中事理也。自道工夫以實心體實理。誠上用功。即是在道上用功。原非有二。故本文云誠之為貴。而章句云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正見自道即在自成中。不得目為補筆。蔡虛齋曰。天地盈虛。此誠即吾人生來死往亦此誠。萬物消息。此誠即人事開端。竟緒亦此誠。若不誠。則雖有所為。而前何以發端。後何以結局。亦歸於無有而已。君子思吾亦一物也。亦以誠為終始。吾之所為皆物也。皆以誠為有無。如此總承上二句。是故意方透。王方麓曰。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必先從原頭上說起。因說到人身上。實理畢竟待人而行。無其心之實。則實理不行。朱子云始而未誠。則事之始非始。而誠至之後。其事方始。終而不誠。則事之終非終。而誠盡之時。其事已終。若自始至終。皆無誠心。又

豈有物之可言哉。惟其如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之接上不誠字而言。所謂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者也。於此一關。打不過。則終身學問。只落在無物裏。面須如聖人之純。亦不已。才滿得自成分量。聘侯曰。章句一有不實一字。從終始來。惟誠之在物。徹頭徹尾。無一毫間斷。所以人心一有不實。便自不可誠之。便要無一毫間斷處。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

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章講君子盡誠之功。則既有以成己矣。然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在己真實無偽。則理之自然者。有以及物。乃所以成物也。夫成己。即以成物。其故何哉。自成己言之。私意不雜。渾然天理。仁也。自成物言之。因物裁處。各得其當。知也。夫仁屬成己。知屬成物。似有內外之殊。然全於能誠之後。而實秉於有生之初。乃吾性中國有之德也。體用具備。無有分殊。固合外內而為一之道也。君子特患吾心有未誠耳。心既誠。則仁知兼得。故以德之得於己者。見諸事為。纔有以成己。便有以成物。以時措之。而各得其宜也。可見仁知一道。得則俱得。物我一理。成不獨成。此所謂非自成己而已。所以成物也。此明誠者之事。人道也。

疏義 本章三提誠者。皆以實理內含實心言。作一例看。末誠者。不主能誠之人說。細體所以字自見。章句自然及物。見成己中。自具成物道理。乃誠之自然。推出者。即盡己性。以盡人物之性意。非謂全無作為也。仁知是誠之。之後。實有此德了。然實為吾性。所固有。故曰性之德。仁知分體用。是直指吾心無私之體。有覺之。用言。非在心為體。在事為

用之體用。既皆是性。何分內外。己物雖有內外。仁知初無內外。仁固在內。知亦非外。下句緊抱性之德。而申足之。合方推原性體。下如何便接時措。註既得於己句。明補出誠之者。能全仁知意。否則性雖本生初。而私妄閒之。安能己物兼成。得於己句。兼仁知。見於事句。指成己成物。己物中。有幾許措置。以成己者。時而措之。成物。宜則皆宜。兩無可憾。首二句讀住。成己。即所以成物。已是時措之宜了。成己四句。一氣遞下。明兼成之理。時措句。明兼成之事故。字是倒釋法。君子誠之。是自道以全自成。此從成己推到成物。則成不獨自成。道亦不獨自道。挽首節。須如此繳足。朱子曰。克己復禮。為仁。豈不是成己。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豈不是成物。侯氏曰。上言誠者自成。道自道。子思恐學者。以內外為二事。知體而不知用。故究言自成之量。豈有能成己。而不能成物者。不成物。則非能成己者也。黃氏曰。己物二字。直把仁知換之。而歸於性之德。正深明物我同原之旨。雲中官曰。誠之理。由合而見。為分。己與物。因有各見之功能。性之德。雖分。而本無不合成。己與成物。

初無岐出之性量。○(滙參)理本一誠為之。自我而彼亦得焉。任天地閒成物有萬般處。置莫非己分中。事時措之宜。只就成物上說。而所以成物却即成。成己中非成己一時。而成物又一時。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無息章全旨

此以至誠無息功用明天道重至誠無息句。前六節論至誠功用同乎天地。而出於自然。中三節即天地之功用。以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前路俱由本體推出。功用未引詩仍歸結本體上。見至誠與天地總此至誠無息。至誠是主。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閒斷。

原講子思曰。凡人誠有未至者。有虛假。便有止息。至誠無一毫虛假。則此心純是天理流行。而私欲不得閒之。自無止息也。

柳義故字承上成己成物時措咸宜如此。可以見誠之無乎不統。即可以見誠之無乎或閒矣。故有至誠之盛德。必有至誠之功用。語意直貫到無為而成句止。註虛假字要看得極細。誠稍有未至。便是虛假。無息全在至誠內。惟至誠所以無息。有虛假則閒斷矣。惟無息乃見誠之至。有息則非至誠矣。無息就實理之運於心者言。至誠無時不誠。即無時或息。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原講既無止息。則德性堅定。自始終如一。久而不變矣。存諸中者既久。則必發於事業。徵驗於外而不可掩矣。

疏義不息與久有別。不息者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後日又如此。只管繩繩不已。去久則是從後總計。前頭見得是久。久者不息之積也。久是誠常於中。徵是誠驗於外。俱根誠說。日新之藏。達之皆富有之業。天德之懋。推之即王道之全。久以上屬天。德徵以下屬王道。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疏義夫至誠既以久而徵則功業設施皆純王之政。自悠裕而不迫促。綿遠而無終窮矣。悠遠則積累之至。自充塞宇宙。淡洽人心。廣博而深厚矣。博厚則發見之極。自巍乎成功。煥乎文章。高大而光明矣。

疏義徵字提起。下皆在徵字內抽出言之。徵則悠遠。謂所徵者悠遠。悠是舒緩。如必賴意。博是東漸西被。及人之深。直說高則冠絕百玉。積累而其所積而成者。乃却有節次。觀章句積字發。高明就宣暢言。故曰發。惟各句推出。而惟悠故遠。促狹者必不能厚。積惟高故推出三層分項。則惟悠故者自博。所施既博。則其勢不貪近功。則所積者自厚。只就至誠功業氣象上說。尚未說出及物處。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

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言至誠之功用極其盛。則其及物者豈易量哉。既廣博而深厚。則有以宏濟羣生。納天下於仁壽之域。物無不在。其包括承受之中。是即所以載物也。既高大而光明。則有以覆庇生民。而共為仰賴。物無不在。其丕冒臨照之下。是即所以覆物也。博厚高明。又皆悠長而久遠。則物常為其所覆載。而無不遂生復性。自始至終。不致虧壞。是即所以成物也。

義上節功業。原有物在其中。此特明指及物。說出覆載成見。其與天地同用耳。博厚口載。指其宏仁厚澤。有以奠安斯民而言。有所周於形氣之外。故大其生成。有所積於形氣之中。故深其滋息。高明曰覆。指其業隆光被。足為四方瞻戴而言。有所超於形氣之上。故函蓋無方。有所燭於形氣之先。故照臨無外。悠久即博厚高明之有終處。常常如此。博厚高明便。是悠久常常如此。覆載便。是成物。舒徐可以遂物之生。而道及於百年。貞固足以立物之命。而法

行於累世。三所以字。是就博厚高明悠久。而想見其覆載成之功。不是因覆載成。而推原其博厚高明悠久。覆載成雖用天地字面。却只合就至誠分上說。至下節方指出用同天地。故體同天地也。○註云悠久即悠遠。見都就及物上說。不得因一久字多纏至誠心上去。其曰兼內外者。悠在外。久在內。中固久外亦久也。其外之及物處。皆其內之不息處。無有著於外。而其根於中者。不隨之。悠遠在博厚高明之前。而貫於博厚高明之後。一氣事也。○朱子曰。成物雖不外覆載二者。然到久道化成。其優游涵濡底氣象。必更有入物微渺處。須在聖人德化上看出。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言夫惟地主載。今由至誠之載物而擬之。更無如其博厚者。是其博厚殆直配乎地焉。惟天主覆。今由至誠之覆物而擬之。更無如其高明者。是其高明殆直配乎天焉。惟天地生成。亘古今而無疆。今由至誠之成物而擬之。更無

如其悠久者是其博厚高明之悠久直與天地俱無疆焉是至誠一天地也

疏義博厚等字還主聖人說下博也節方着天地分上說註於上節言用而此節言體者是於用中見體俱在徵字後見之非指在内存誠之體博厚高明悠久對至誠言則為用對覆載成言則又為體○易曰坤厚載物德合无疆无疆者乾也而坤德合之則坤亦無疆矣又曰安貞之吉應地无疆无疆者地也而君子應之則君子亦無疆矣中庸之言本此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見音現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言講至誠之配天地如此者皆一誠之所徵豈有所勉而然哉其博厚功業昭著於天下固甚章矣然亦積久蓄極

不待有所表示而功用自燦然可觀不見而章也此所以能配地也其高明功業維新於天下固甚變矣然亦存神過化不待有所振作而功用自感化無迹不動而變也此所以能配天也其悠久功業利賴於天下固已成矣然亦行所無事不待安排措置而治道始終完全無有虧欠無為而成也此所以能配天地之無疆也至誠之功業流於自然與天地之化育出於無心者何以異哉

疏義章變成俱就至誠功業上說地道之章如合宏光大品物咸亨之類在至誠則均齊方正顯然昭布是也天道之變如雲行雨施寒往暑來之類在至誠則於變時雍日異月新是也天地之成如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之類在至誠則遂生復性各得其所萬世永賴是也成即章變之有終無為只是上不見不動此總上兩句要其終而言須從博厚高明之悠久想出久道化成見是表暴粉飾動是鼓舞運用為是安排造作見動為不是不好只是費力不見不動無為總是自然意所以自然者皆出於誠三句總是誠不可揜誠能動物誠則無事之意○紹聞編地承天施

故不言變而言章。乾知大始。凡變化皆天主之。不見不動皆無心而自然也。善成者莫如天地。無不成而未嘗有為也。成始無始。成終無終。一誠之自無疆而已。○淺說。聖人治天下。田里學校禮樂刑政之類。百度具舉。何嘗隱而不見。寂而不動。漠然無所作為哉。蓋其據事理之當然。以應天下之事。順吾性之本。然以盡人物之性。所謂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者也。非若小智之鑿以自私。亦非若霸者之憧憧於往來也。故曰天地無心。而又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蓋無心之心也。曰聖人無為。而又曰大聖人之所作為。蓋無為之為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序論至誠之功用。同天地則觀天地。即可以見至誠矣。天地之道雖大。可以一言括而盡之。只是箇誠而已。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靜專動直。不過一箇實理流行。亭毒之表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靜翁動闢。不過一箇實理流行。堪輿之內更無一毫私妄夾雜他。其為物蓋不貳也。惟其不貳。故常久不息。而化生萬物。形形色色。充滿流行。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豈可得而測度之哉。

疏義道以主宰言。為物猶云天地之為天地。一言指誠不曰誠而曰不貳。貳則雜。便不誠。不誠則純。一不雜。此其所以誠。天純乎健。地純乎順。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只是一箇實理。正所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者也。誠故不息。此故字不可太作折。只一箇至誠自無息。原無兩層。天地無誠外之道。天下無道外之物。誠復則生生之意於此。而翕聚誠通則生生之意於此。而發散。二句中着一則字。生物不測。原從不貳流出。信乎一誠之外無他道。故曰一言可盡。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岸講天地之道惟其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焉以地言之博也而含宏無外厚也而靜深不窮以天言之高也而太虛上凝明也而光明下濟合天地言之悠也而推行有漸久也而終始有常天地各極其盛如此

節義上節道字就氣化流行中主宰說造物之本原也此節道字就氣化流行各極其盛處說化工之流布也博厚等只言發見之盛正不貳之所徵博厚謂剛柔分而地道成形翕受靡凝靜深有本也高明謂陰陽順而天道成象神功峻極容光必照也悠久謂陰陽相禪剛柔相盪而迭運於兩閒者寬然有餘而不促亘古如一而不變也此節對上節看則為體之用對下節看則為用之體位置在不貳下一層生物上一層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

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

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

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鼃鼃蛟龍魚鼈

生焉貨財殖焉

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

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

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

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試以生物不測言之。今夫天指其一處，即昭昭之多，亦是天。若論其無窮，則日月之運行，星辰之布列，皆繫屬於其上。凡萬有不齊之物，無不在覆冒之下焉。天之生物，不測如此。今夫地指其一處，即撮土之多，亦是地。若論其廣厚，則華嶽載之而不見其偏重，河海振之而不見其旁洩。凡萬有不齊之物，無不在持載之中焉。地之生物，不測如此。至若山水，天地所生之物，之大者，復能生物焉。今夫山指其一處，一卷石之多，亦山耳。若論其廣大，則草木皆生之，禽獸皆居之。凡世間寶藏，可為服飾器用者，皆於此興發焉。今夫水指其一處，一勺之多，亦水耳。若論其不測，則鼉鼉蛟龍與夫魚鼈之屬，皆生聚於其中。凡有用之物，可資貨財者，皆於此生殖焉。山水之生物如此，孰非天地生物之盛哉。

處處要根誠之不貳不息，以致功用之盛。天地為主，山水是天地所生，亦能生物。正見天地生物不測處。昭昭無窮，一處全體之分，非謂由昭昭而後無窮。及其字就人論其所及言，昭昭而曰多，見無一處非天也。撮土而曰多，

見無一處非地也。天積氣，日月星辰，是以氣相屬者。地積形，華嶽河海，是以形相屬者。日月句與華嶽二句，足上無窮廣厚，萬物覆載，句方說生物寶藏，謂寶之藏於山者，如金玉之類，與則由山取出也。水之不測，就水之浩蕩言，不得與生物不測混。貨財凡水中物類，有資民用者，皆是。附考：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日出於東，月生於西。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一晝一夜繞地一周，而行過一度，日亦一周，較天不及一度。月則不及十三度，日行中道，中道者黃道也。月行九道，青赤白黑各二，共黃道為九。孟春日在營室，孟夏日在畢，孟秋日在翼，孟冬日在尾。月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晦而月見，西方曰朏，朔而月見，東方曰朏，星之為言精也。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日分為星，故其字曰生，為星，星日之餘，陽象也。辰為天壤，陰象。月亦屬陰，故云月餘。日月星日三辰，辰有以星言者，大火為大辰，水星為辰星是也。有以次舍言者，日月之會，是謂辰。亥曰娵訾，戌曰降婁，酉曰大梁，申曰實沈，未曰鶉首，午曰鶉火，巳曰鶉尾，辰曰壽星，卯曰大火，寅曰析木，丑曰星紀，子曰元枵是也。此當以十二次言。○周禮豫州

山鎮曰華。雍州山鎮曰嶽。爾雅釋山河南曰華。河西曰嶽。舉二山故下對以二水。河與江淮濟三水為四瀆。河曰河宗。四瀆之所宗也。其神曰河伯。海為百谷王。其神曰海若。東海南海西海北海之外皆復有海。○鼉鼉與鼉同是介族。蛟龍與魚同是鱗族。鼉者介蟲之元也。鼉以爲雄。故鼉鳴而鼉應。因風而化生也。鼉欲雨則鳴。能橫飛不能上騰。皮堅厚可冒鼓。鼉朔望隨月浮水。月沉則沒。此屬陰也。鼉向日吐水。日沉則沒。此屬陽也。池魚滿三千六百。蛟來爲之長。能率魚而飛。蛟龍屬也。無角曰蛟。有角曰龍。鱗蟲三百六十而龍爲之長。龍八十一鱗。具九九之數。能變化故神。小則如蠶蠋。大則涵天地。飛則凌雲。潛則蟠泥。春分登天。秋分入淵。鼉伏隨日。謂隨日光所轉。朝首東向。夕首西向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閒斷。先後。

言講由是而知天地至誠之同歸矣。詩云維天之命。主宰乎氣化者。於哉深遠難測。而流行不已。詩之意蓋曰高明上覆。第可以言天。而此不已處。乃天之所以爲天也。又云於乎豈不顯著哉。文王之德之純。一不雜也。詩之意蓋曰文謨丕顯。第可以言文。而此純處。乃文王之所以爲文也。要之天命固不已。文王之德之純亦不已也。夫純卽至誠。無息可知矣。此天道也。此節雖言天地至誠之合。仍專重至誠以歸結至誠無息。章首章尾遙應。命與德俱就本體說。卽上面功用根。

子命卽一元主宰之命。不已通復相禪。一息不停。德卽一
心蘊藏之德。純者純乎天理。不雜以人欲。非不已則無以
爲命。卽無以爲天行健不息。而道化之隆盛者。從此出也。
非純則未可爲德。卽未可爲文。緝熙無斁。而精華之發越
者。從此出也。深意在兩所以字。品物流行。天之化也。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往來者如彼。而不見其已。天之神也。文以
一心經緯。言光四方。顯西土。文之著也。不顯亦臨。無射亦
保。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是其德之純處。文之精也。純亦
不已者。無二無雜。便無始無終。無兩層。亦字雖承天來。不
已從純內看出。卽就文王心上說。只重講純字。而不已自
見。○朱子曰。純便不已。若有開斷。便是駁雜。○蔡虛齋曰。
豈不顯要說。入德之純內去。不要說在顯於外上。條辨申
之云。上文至誠許多功用。都是說那顯底。總一誠無息
做出來。方是說那深微底。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正將
上文許多功用。都收入本體中。○王方麓曰。不純則已。已
則不純。故言不已則純在其中。詩之所以善言文王也。○王觀濤曰。前由
本體說到功用。此則歸功用於本體。惟有本原之合。所以

有功。用之。
相配也。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大哉章全旨

此以君子脩德凝道明人道。前三節贊聖道之大。中二節
見道不虛行。引起下君子體道意。故君子節詳脩凝之功
末言脩
凝之效。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虞翻子思謂率性之道。惟聖人能全之。大矣
哉。無所不包。無所不入者。其聖人之道乎。

疏義大哉二字便有大而無外。小而無內意。故曰包下二節。道非聖人不能盡。故屬之聖人。且虛指道體。說不黏在聖人身上。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原講何以見道之大也。以其全體言之。則洋洋乎流動充滿。無有涯量。如物之數有萬也。而皆陰陽五行之理。以發生長育之。無一物而非道也。惟其發育萬物。則自天以下。皆此陰陽五行之理。所布濩。而道之峻直通極于天焉。無一處而非道也。其極於至大而無外如此。

此以道之外。面規模。言是籠統看。即語大莫載之意。道不墮於一偏。不滯於一隅。故曰流動。天之下。地之上。無少空缺。故曰充滿。發是達其機。育是順其性。一物有一物之發育。物物有物物之發育。發育皆道所在。止見體物不

遺。峻極即在發育上見。由功用而思體段也。盈天下皆物。即盈天下皆道。彌綸無際。布濩無方。峻極于天。峻字微讀。言由下而上。其高乃至于天。凡有形色者。無非道之所發見。凡一空隙處。無非道之所充滿。即察乎天地意。○朱子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道發育處。峻極于天。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饒雙峯曰。發育萬物。以道之功用而言。萬物發生長育於陰陽五行之氣。道即陰陽五行之理。是氣之所流行。即理之所流也。峻極于天。以道之體段而言。天下之物。高大無過於天者。天之為天。雖不過陰陽五行渾淪磅礴之氣。而有是氣。必具是理。是氣之所充塞。即理之所充塞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以其散殊而言則優優然充足有餘而纖悉畢備大矣哉如人倫日用間經常不易之禮儀有三百條其中周旋進退之威儀有三千條何一非道所形見其入於至小而無間如此

此就裏面許多事物說是分析看即語小莫破之意小即大之散見也總是明其大洋洋訓充滿滿於外更無餘剩優優訓充足足於中更無欠缺有餘謂道餘於物而出之不盡也禮儀威儀亦是發育峻極中事禮儀猶云禮制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類威儀是行禮中有可畏之威可象之儀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曲禮即經禮曲折處三百是大綱三千是節目○朱子曰上是指道體之形於氣化者言此是指道體之形於人事者言禮儀威儀皆是天道流行發見為用處三百三千一事不可欠缺才闕一事便是於全體處有虧也○王方麓曰承上言道之大如此又就其大而無外中細觀之則纖悉委曲各有當然之則三百三千無非道者此即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大小元無二體也○李九我曰禮儀威儀便是道若謂更有所謂道者以貫此禮儀威儀是岐道與禮而二之也○張彥陵曰言洋洋而不言優優只說得聖人殼子故言優優大哉正見道無一毫滲漏也禮儀威儀雖聖人所制然莫非天理之自然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道之大如此則何可一日不行而亦豈可以虛行哉要必待與道同體之人而後能參贊損益此道方可行得非其人不能行其道也

待字承上言天地萬物自如而位育不世見三千三百不改而禮教不代興正待其人耳其字須着眼結上則語綴聖人照下則意歸君子道不以非其人而遂息然必待其人而始行行是化育由我贊經曲由我裁非徒體而行之也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序講其人何人。卽至德之人也。故曰苟非至德之人。則胸襟淺狹。不足以會道之全。識見粗疎。不足以盡道之細。要此道凝聚於身心。不可得也。不凝。又何以行乎。

疏義德者。得是道於己也。道之大小各極其至。故曰至道。德之大小各極其至。斯爲至德。道之大極其至。必德之無大。不包然後有以體之。而無或遺。道之小極其至。必德之無小。不入然後有以察之。而無不盡。性中洋洋優優萬物。皆備。只爲心體不純。道便散漫。凝者。把道理總會。在心上。來實實聚爲己有。而所聚者。又必粹精完固。兩相融浹。造到極至處。乃謂之成道。非德不凝。故下文遂言脩德事。朱子曰。凝字最緊。若不能凝。更沒些子。屬自家。岱雲曰。道與己判。然二物便是。不聚。大有一毫不滿。細有一絲不入。猶是未成處。惟聚字不足。故又以成字足之。○罕皆曰。

疑自在行前。必先凝於身。而後能行於天下。至凝道之功。只在脩德。故下節只言脩德之事。末節直接道無不行。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燐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知。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



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惟至道必待至德而凝。則脩德要矣。故君子知道體之大。具於吾心。胸襟固淺狹不得。道體之細。散於事物。識見尤粗疎不得。惟於德性則尊之。務恭敬奉持。以存其心。體之當然。而於問學則又由之。務參稽考辨。以推極夫事理之當然。然尊道之功。非可以一端盡也。心體本廣大。私意蔽之。則狹小矣。必開豁心胸。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以致其廣大。又必於事物之理。極其精微。不使有毫釐之差。而廣大者。不流於疎略也。心體本高明。私欲累之。則卑暗矣。必峻潔心體。不以一毫私欲自累。以極其高明。又必於處事之際。依乎中庸。不使有過不及之謬。而高明者。不入於

虛遠也。吾心有已然之知。所謂故也。必涵泳以溫之。不使遺忘。然義理無窮。又必求有新得。以日知其所未知。吾心有已然之能。所謂厚也。必培養以敦之。不使放佚。然節文無限。又必崇尚禮度。以日謹其所未謹。如此脩德。然後擴淺陋之胸襟。以容至大之道。勤粗疎之識見。以悉至細之道。而凝之也。

首一句是綱領。下四句上一截皆尊德性事。下一截皆道問學事。德根於性。故謂之德性。卽至德所從出也。尊者戒懼慎獨。以全其本然恭敬。不敢褻天。奉持不敢棄天。問學正所以輔成其德性者。道謂循此用功。以究其當然也。德性是問學源頭。問學卽德性散殊。尊德性是渾淪。做工夫。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也。道問學是器。尊德性中子所謂進學。在致知也。而字縮上。看道問學。卽尊德性中事。工夫有二。本原則一。而字折下。看以尊德性爲本。而又問學以充之。則本末兼到矣。道而不尊。是記誦詞章之俗學。尊而不道。是致虛守寂之禪學。必兩致其功。方爲周至。註存心。應洋洋節。致知。應優優節。私意從中。起這廣大。便被他隔了。所以狹小。私欲從外。引沉墜在物欲之下。便

汚而無所謂高明矣。致之極之。適還其初而已。非有所加也。廣大者多。忽略細故。又要盡精微。以密之。高明者多。過高無實。又要道中庸。以正之。不溫故。則本然之知。將自我而失。不知新。則所知者有限。溫只惺惺。常敬意。就吾所已知。底敬以持之。時時不放。無非涵養。此本原之地。所以為存心之屬。故之中。有無限新意。溫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溫故又不可不知新。厚是資質樸實。敦是愈加重厚。培其基本。厚中原有禮在。以禮只是厚意也。然任情徑率。失之鄙野。不可無禮。以文之。敦厚然後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都作兩層看。朱子曰。私意是心中發出來。要去。做底。私欲是耳目鼻口之欲。致廣大。謂心胸開濶。無此疆彼界之殊。立心超乎萬物之表。不為物累。是極高明。極高明須要道中庸。若欲高明而不道中庸。則將流入於佛老之學。且如儒者遠庖廚。佛老則好高之過。遂至戒殺食素。儒者不遜聲色。不殖貨利。他是過於高明。便至絕人倫。及欲割己惠人之屬。問道中庸。何以是致知之屬。口行。得到恰好處。無些過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事事件件。理會得到。一箇恰好處。溫故只是常存得這道理在。知新

則所造益深。溫故。是舊來已見得大體。溫尋去。知新。便是新來方理會。那支分節解底。亦有大小意。敦厚是德性。上事禮。便有許多節文。如有一般人。實是淳樸。然或箕踞。不以為非。便是不崇禮。若只去理會禮文。而不敦厚。則其禮皆偽。所以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皆是。細密工夫。不先立得大者。不能盡得小者。若小者。分明大者。越分明。困學錄。德性者。萬理之所從出。能尊德性。則有以全其天命之本。然而問學之本。以立問學者。萬理之所由明。能道問學。則有以盡其人。道之當然。而德性之用。以行。紹聞編從。龜殼起意。可知其小也。故曰。自蔽。見所可欲。牽己而從之。可知其卑也。故曰。自累。心之廣大。自具精微之理。如周禮。朱子謂其皆從廣大心。胸流出。然其中一條。一節。皆至理存焉。纖悉委曲。非窮理之至。豈易盡其精微。精言人心。具天地萬物之理。德性中本無所不包。以狹小之心。觀理而欲得其窾。與辨其微。濶固有所不能。但心胸開濶。而凡事。將過去。獵其外貌。窺其疑似。亦無以極深而研幾也。四書通。人心為物所昏。行事如何能細密。故必以極之者。道之心之。高明自有中

庸之則不學則於事易有過不及之謬。○困勉錄故厚有得之天資者有得之學力者章句已知已能四字原不會說煞正以已知已能內統得良知良能耳。○困學錄已知之理已能之事亦屬之德性者所知所能雖在外而其理則具於吾心既已知之能之即是德性中自有之知能也。○松陽講義論學者工夫有存心致知力行三件此只說得存心致知缺却力行於是解者紛然不知存心不專是虛靜工夫知即知其所當行者言有心致知便包得力行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

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與平聲

典謂與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君子既脩德以凝道則道備於身自無所處而不當矣是故居上位則兢兢業業盡為上之道而不至於驕矜在下位則安分守己盡為下之道而不至於違背國有道則道發於言足以興起在位國無道則道斂於默足以見

容於世其無所不宜如此詩曰既明而悉於理且哲而察於事道理上無一毫虧欠故能保全其身無有災害其即

凝之君子上下治亂咸宜之謂與此聖人之道得脩會貫徹後隨他到那裏去無不是這道理流行發見各得

其宜所謂左之右之無不宜之也居上單指天子為下兼臣民言與與容俱指末在位者言不驕實見得道理無窮

功用有歉不倍實見得王制盡善法守當然足興是有裨經濟乘時利見足容是括囊無咎與道借藏總要見脩凝

本領時中妙用明則道理上見得真哲則事幾上見得透明在平昔哲在當下明者哲之體哲者明之用明從尊德

性來是大綱說哲從道問學來是零星逐件說明哲是見理既分明行事又中庸故能保其身保身只本素位而行

隨時制宜災害自不能及與趨避免禍者相去天壤此身是備道之身為天地立心為萬物立命三千三百亦恃此

以不墜須看得大以位奇經曲之道為設施不倍者以位王觀濤曰不驕者以位奇經曲之道為設施不倍者以位

奇。經。曲。之。道。為。憲。章。言。典。者。闡。位。奇。經。曲。之。道。於。世。默。容
者。斂。位。奇。經。曲。之。道。於。心。兩。不。字。是。凝。中。骨。力。兩。足。字。是
凝。中。蘊。藉。○董。日。鑄。曰。此。節。是。狀。其。德。至。而。道。行。可。上。可
下。可。治。可。亂。無。在。不。保。其。身。即。無。處。不。行。其。道。引。詩。正。狀
其。神。龍。變。化。飛。天。蟠。泥。處。非。免。禍。之。謂。也。○罕。皆。曰。須。認
取。君。子。之。身。是。何。如。身。不。到。得。發。育。峻。極。三。百。三。千。之。道。
自。我。而。凝。自。我。而。行。於。此。身。分。上。稍。有。虧。闕。即。不。可
言。保。保。身。見。脩。凝。者。之。無。往。不。宜。耳。非。徒。全。其。生。也。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愚而章全旨

此承上不倍以賤不自專作主。非天子不敢制作。所以今
天下法制凜然。有位無德。尚不敢作。况有德無位乎。故雖
德如孔子。且不敢作。正是。不倍。樣子。

文西庫

愚而章全旨

